

中德语言颜色象征意义对比

肖 金 龙

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色彩具有极其迷人的魅力,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知识,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某些共识,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和风俗习惯。本文主要从语言,同时也涉及宗教、民俗、政治等方面,比较中德的黑、红、绿、白、黄五种颜色象征意义的异同。

颜色表示事物的外表特征,如红毛衣是用红色毛线打成的,颜色还具有象征意义,如红色表示爱情,黄色代表尊贵,绿色给人以希望,白色象征纯洁,黑色则是罪恶之色。

本文探讨中德颜色的象征意义,比较它们的异同。

一、黑色:庄重、消极的颜色

黑色象征黑暗、道德沦落、阴险狠毒、非法、凶恶和不幸等等,几乎表示种种缺点,故为消极的颜色。

在汉语中,与色彩字黑搭配的词语绝大部分为贬义。例如:1949年以前充满压迫和剥削的中国社会被称为“黑暗的旧社会”,专门进行罪恶勾当的不法分子为“黑道人物”,阴谋的操纵者为“黑手”,心肠阴险狠毒谓之“黑心”;古书中称专干谋财害命行当的店家为“黑店”;凡属违法行为均冠以“黑”字,如“黑市”、“黑户”、“黑信”、“黑钱”、“黑货”等等。解放前,谁要是上了反动统治者的所谓“黑名单”,谁就有被捕或从肉体上被消灭的危险。

我国民间传说中,凶神是黑色的。如“黑杀”是凶恶、暴虐的凶神。在童话故事中,妖怪往往也是黑色的怪物,如童话“寻情人”中的黑脸妖。黑色总是与不祥的征兆联系在一起的。戏剧“桃花女”中有一句话可为佐证:“且慢者,今日黑道日,新人踏地,无不立死。”“黑道日”意为不吉利的日子。

黑色在德国的名声也不佳,它让人联想起凶恶、罪孽、非法、魔鬼、死亡、不幸和悲哀。这些联想均源于黑暗。黑暗令人感到害怕,毛骨悚然。

在中世纪,黑色是凶恶之色。住在地下黑暗洞穴中的魔鬼是黑色的怪物。中世纪认为人死了也成黑的了,因为阴曹地府是在黑暗的王国里收拣死人的尸骨的。

与汉语一样,在德语中与色彩字 schwarz(黑)连用的词语也很多,如 Schwarzarbeit,

Schwarzsehen, Schwarzhören, schwarzmarkt, Schwarze Liste, Schwarzfahren, Schwarzmarktpreis(非法劳动、未注册私自看电视、未注册私自收听广播、黑市、黑名单、无票乘车、黑市价格)等等,这些词语所表示的行为均属非法。

黑色在德国是悲哀的颜色。人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或者至少要带一条黑领带才能去参加葬礼。黑色作为悲哀的颜色是法国路德维希七世在王后安娜逝世时正式宣布使用的,黑色作为悲哀的颜色后来逐渐地在欧洲传开,沿袭至今。受西方的影响,黑色在我国也成了悲哀之色。

由于黑色与白色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照,故皮肤白皙的中年妇女穿着黑丝绒的长裙给人以庄重、尊贵的印象。在德国,黑色制服象征着庄严、肃穆。所以,神甫、修士身着黑色长袍;法官、音乐家的黑色服装则表示严肃、认真,有别于他人。但是,穿黑色工作服的烟囱清扫工(schwarzer Mann),则是幸运的象征。

在德语中,除了惯用语 ins Schwarze treffen(正中靶心)是成功的意思外,包含色彩字 schwarz 的惯用语几乎都与反面的形象有联系:如 schwarzer Freitag(黑色星期五),指的是1929年10月发生的世界性股票爆跌之日;jemandem schwarzen Peter zuschieben 的意思是企图把不愉快的事或对某事的责任推给他人;für etwas od. jemanden schwarzsehen(把某事、某人看得漆黑一团)意为无成功之希望等等。在德国,黑色没有公正、铁面无私的象征之意。我国历史上的“黑包公”,刚正不阿,执法森严,是人们心目中的铁面无私的形象。

二、红色:人类古老的颜色

红色是人类古老的颜色。它首先使我们联想到的是血和火。我们的祖先在与野兽进行生死搏斗,在森林大火中认识并积累了血和火的经验,德语中的 rot wie Blut, feuerrot 和中文里的“红似血”、“火红”正是我们先人共同的原始经历与颜色建立起联系的佐证。德国语言研究的结果表明红色是出现在最早的100个字中的唯一的一个色彩字,其它的色彩字如绿色、黄色、蓝色等都在红色之后出现的。除了血和火之外,红色还包含着第三层意思:爱情。德语中也有一条古老的成语可引以为证:“Rot ist die Liebe, rot ist das Blut, /rot ist der Teufel in seines wut.”(红色是爱情,红色是鲜血,红色是愤怒中的魔鬼。)

红色作为色情的颜色时则为贬义。在中世纪红色和色情的联系已为人们所熟知。在德国一些地方红色是妓女和妓院的标志;在现代德国一些城市中,例如汉堡“Reep-Bahn”是红灯区,晚上性电影院、性商店的灯光和颜色均以红色为主。在古代中国红灯也是娼家和卖淫的标志,汉语中有条成语“红杏出墙”,比喻女人不守妇道。

红色是生命之色。古代欧洲盛行在尸体上撒红土或用红布盖在死人身上,一是为了让死者在极乐世界再生,二是驱赶鬼怪。在古代中国,红色也是赋予死者以生命的颜色。在古墓中常有朱砂或赭土置于死者身边,用以驱除鬼魅,保护死者转世再生。

红色是一种非常刺眼的颜色,也是最活跃最有吸引力的颜色。因此,世界各国都采用红色作为交通信号。十字路口的红灯指示,司机必须停车,工厂变电所的红色闪电符号表示“高压”、“生命危险”。裁判员向犯规的运动员出示“红牌”意味着判罚出场。

在我国,红色还有一些德国所没有的象征意义。法院布告上犯人名字画了红圈表示判处死刑,布告上的大红勾意思是犯人已经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在德国红色没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因为死刑已废除。但在许多大学中,红色是法律工作者的颜色。红色与司法的联系源于鲜血,法庭调查是在用红色涂过的大石头上或木桩前进行的,法庭周围围以红带或红绳。

红色在我国还象征钱财。中国的财神爷身着红袍。汉语的“红利”、“分红”、“花红”，指的是年终分配给股东们的利润。而“红包”除用于奖励外，还起行贿的作用，如塞“红包”。红色还表示胜利、成功、光荣等喜庆之事：如“满堂红”。红色还指发迹或受上司宠信，如“走红”、“红人”等。

在德国，红色在圣经中指的是殉教者的颜色，在民间流传的魔怪长着红胡子，戴着红帽子，穿着红裙子。中国童话故事——“红泉的故事”中的魔鬼也长着一张红脸。

三、绿色：生命和希望之色

在德国民间文化中，充满生机的植物倍受青睐，如圣诞节前四个星期挂在家里的花环是用常青的枞树枝编成的；圣诞节每家每户都要在家中放一棵常青的圣诞树。在严寒的冬天，绿色植物预示冬天的消逝，春天的到来，新生命的诞生。因此，绿色象征着春天和生命。德国超级市场装蔬菜用的纸盒上醒目地印着“Grün ist Leben”（绿色就是生命）的字样。人类古老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当嫩绿重新冒出地面，我们的生存才能得到保证。因此，绿色成了许多民族希望的象征、生命和生存的象征。

在我国，绿色也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古老颜色之一。在古诗中有“青青河畔草”的诗句。绿色是青草的颜色。大自然中的植物幼苗无不都是绿色。绿色与生命和生长有着直接的联系。绿色的象征意义总离不开生命。例如青年、青工、青娥、青春等。青年就象茁壮成长的青松那样朝气蓬勃，青春就象春天那样充满着活力。

在中国国画和古诗中，常以松柏作志操坚贞的象征。因为松柏枝叶茂盛，经冬不凋，四季常青。革命先烈墓地四周栽培着翠绿的松柏，则象征烈士的英魂永垂不朽。

与红色相反，绿色给人以安宁的感觉。由于绿色具有这样的心理作用，因此在国际上当作信号颜色使用。城市十字路口的绿灯表示可以自由地通行；闪烁着绿光的信号灯示意一切正常。在德国，绿色是安全的象征。有绿色标记的地区为无危险地区。绿色也用于医疗卫生，急救部门的标志是绿色。在技术文明的世界中，人们把颜色给人以安宁的感觉这一功能归功于绿色，这是因为绿色的植物对人有积极的心理作用。鉴于这一原因，德国手术室医生和护士身着绿色工作服；德国的警车和警察制服也是绿色。

绿色在德国还象征着爱情的萌芽。中世纪《绿色情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Grün in allem meinen sinn/Ist der Lieb ein anefing.”然而在我国，绿色与爱情无缘：被不忠实的妻子蒙蔽的丈夫，被耻笑为“戴绿帽子”；唐代犯人必须带绿头巾示众；花柳巷中的妓院被称之为“青楼”，“青楼女子”则是指卖淫的妓女，青即绿色。由此可见，绿色同时又象征着耻辱和堕落。

绿色在中德两国又是恶魔和凶神的颜色：德国的女魔的眼睛是绿色的，邪妖穿绿色的外衣；撒旦头戴绿帽，长有绿色大眼；在我国，专门欺侮和杀害妙龄少女的凶神名为“绿郎”。

17世纪德国文学中常用“Grünschnabel”来表示某人思想不成熟，毫无经验；而中文表示年轻、幼稚，不成熟则用黄色，如“黄口”、“黄毛丫头”等。

四、白色：纯洁无瑕和悲哀之色

白色在德国是最富有象征意义的颜色，它象征纯洁和无瑕：年青的新娘穿着白色结婚礼服在教堂举行婚礼；女孩子们在星期天头戴白花、身着白裙、脚穿白袜和白鞋参加圣餐；接受洗礼

的基督教徒、修女要穿白色长袍；中世纪圣母像多数是穿着洁白的长袍并有白色的羊羔和白色的百合花作陪衬；从十字架上放下的受难的耶稣裹在白布里；天使也是穿着白色、近乎透明的长袍。

在德语中用白色背心来形容立誓搞廉政的政治家。“sich weiss brennen”这条惯用语自16世纪以来，常用来表白某人无辜、纯洁、洁白之意。

在我国白色同样象征着纯洁、无瑕。《汉书·匡衡传》：“显洁白之士”。蒙古族人民在白色中寄托了美好的心愿。他们喜爱白色，认为白色象征着纯洁和吉祥。他们称善良之人为洁白的人。

在基督教国家中，白色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是复活的象征，新的开始的象征。从物理特性来看，白色本身是无色，它就象是一种未经触摸过的状态，给人以开始、空无所有的心理作用，地图上的空白之处为一块不为人知的、未经地理查勘之地。因此，在汉语中用“空白”比喻某个尚未开拓的科学领域。

白色是汉民族传统的丧服颜色，因此“白事”则是丧事的代称。约阿希姆·克努特在《我们的颜色世界》一书中写道：“在我们的文化中，正如我们还将见到的那样，黑色是在葬礼中送葬人的衣服和大部分器俱，如灵车、棺材等均为黑色。黑色的象征在整个葬礼中主要涉及死者的遗族，指悼念者。”但是，他又指出“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白色在安灵习俗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死者的寿衣是白色的。”

在德国，白色曾是在死者遗族丧服中的颜色之一。1888年，威廉一世皇帝去世，皇后奥古斯塔虽然身着黑色丧服，肩披白纱，但在悼念的头两周里其丧服镶着白边，以此来表示与死者的关系和自身的必死性，因为白色丧服与死亡之色在象征意义上是和谐的。人们之所以选择白色为悲哀之色，其原因是死人的皮肤是苍白的，在德语中就有 totblass, totbleich（面色如死人、象死人一样苍白）的表达形式。

在动物的象征意义中，白色的鸽子象征着和平。白色动物，如白燕、白蝴蝶、白狗、白猫、白鼠、白蜘蛛等在德国是死亡的信使。但白乌鸦会暗示医治黑死病的药物，这是因为白色动物也会给人带来幸运：一个姑娘在一年中见到百头白马，这意味着她当年就要结婚。

在我国，白虎旧时为凶神。《协纪辩方书》引，《人元神枢纪》：“白虎者，岁中凶神也。常居岁后四辰。”而古代迷信常以白鹿为祥瑞。

白色在两国还都是凶鬼之色：德国有凶鬼白夫人（weisse Frau），我国西游记中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我国戏剧舞台上，脸涂白色的人物多般是心术不正、祸国害民的奸臣贼子。

五、黄色：高贵、幼稚、亮丽之色

黄为五色之一，原为土地之色。易坤“天玄而地黄”，古代以五色配五行、五方，土居中，故以黄色为中央正式。传说中的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五帝之一的黄帝为什么叫“黄”帝呢？《淮南子》一书说：“中央土地，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就是说黄帝是统治的四方的中央首领，他专管土地，而土是黄色，故名黄帝。

黄色在我国古代为帝王之色，普通百姓是禁用的。凡与皇帝有关的事和物，要么是用黄金制成，要么染有黄色，要么冠以黄字。古代帝王专用，以黄金为饰的斧称之为“黄钺”。《野客丛书·禁用黄》中说：“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帝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黄袍成了历代帝王的专用袍服。后周时，太尉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诸将替他披上黄袍，拥为帝。后人以“黄袍加身”指被部属拥立为帝。历代朝廷颁发的历书为“黄历”，传说黄帝

时已有历法,皇帝的文告,用黄纸书写,故称“黄榜”;古代帝王所乘车以黄缁为里的车盖为“黄屋”;皇帝仪仗使用的黄色旌旗谓黄麾。北京鼓楼东大街有一个黄瓦财神庙,黄瓦除宫殿之外是不准使用的,而它为什么是黄瓦呢?传说清代雍正皇帝曾在这地方避过一夜风雨。他为了回礼,便准许建了这座用黄瓦上顶的财神庙。上述例子充分说明了黄色在我国封建帝王时代是帝皇之色,神圣的颜色,它象征着皇权、尊严和高贵。

在德国,黄色的男性象征是太阳神希利俄特。当他迎着潮汐上升时,他身上的黄色袍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但是太阳并不是黄色的。只是在落山时,太阳在地平线上有时呈鲜艳的橙色。那么为什么说起太阳时,人们就马上联想到黄色呢?这是因为黄色是所有颜色中光亮度最强的颜色,而光使我们感到温暖。太阳不正是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吗?歌德在他的《色彩学》中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黄色给人以温暖和安逸的感觉。”因此,他用黄色的玻璃作为心理上的明灯,在灰蒙蒙的秋天观赏风景。黄色的女性象征是日耳曼女神夫累雅(Freya),她的颜色是黄色。在古老的日耳曼春天习俗中,她和她的弟弟夫累尔(Freyr)作为植物界中的一对,就象谷男和谷女、五月国王和五月王后一样象征着生长和春天,深受人们的敬仰。

黄色在我国是一些水果和谷物成熟的颜色,如杏黄、黄梅、黄澄澄的稻穗等。而黄色用于人时,却是未成年、不成熟的标志。古户役制,隋代三岁以下的幼儿为黄,唐代以初生婴儿为黄。雏鸟的咀是黄色的,故谓黄口,比喻童幼。汉语中用黄口小儿讽刺他人年幼无知,在德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形式:gelbschnabel,指的是口尚乳臭之人。然而,黄发在我国则为高寿之象征。《诗·鲁颂閟宫》:“黄发台背”,郑玄笺:“皆寿征也。”

我国民间常把年轻的姑娘称为“黄花闺女。”古时女子梳妆打扮时,除画眉外,还时兴“贴花黄”。在《木兰词》中有“对镜贴花黄”之句。所谓“贴花黄”,就是妇女用黄色在额上或两颊画成各种花纹,也有用黄纸剪成各种花样,贴在额上或两颊,作为一种装饰。“花黄”也就成了女性的象征。在闺女前加“黄花”两字,说明该女子尚未成婚。

黄色是所有颜色中最刺眼的,因此它与红色一样,具有信号功能。黄色配上黑色特别引人注目。黄色这一物理特性,在古代德国和现代德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古时瘟疫流行地悬挂黄黑警告旗,现代停车大楼黄黑相间的路牌、放射性警告标记等。联邦德国邮政车和信筒为黄色,在德语中“黄车”(der gelbe wagen)是邮政马车的古老的表达形式。黄色在德国古代和现代既用来将一些人从社会中排斥出来,以示侮辱,同时又保护某些人:如在中世纪,黄环是犹太人的标志,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犹太人必需佩戴黄星;中世纪的娼妓必需戴有黄色的标记、瞎子佩戴黄色臂章,以此与正常人相区别,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黄色作为信号颜色在我国也用于交通、信号灯和建筑工地警示标志。

黄色的反面象征意义在德国是与疾病、妒忌和祸害联系在一起的。如皮肤上的黄斑、黄色指甲是不祥之兆;表示妒忌的惯用 gelbe Neid 或 gelb vor Neid,而汉语中则用“妒忌得脸色发黄,发白或发青。德语中的黄祸(gelbe Gefahr)指的是黄种人。但是 die Gelben,尤指中国人,在德国却是聪明、顽强的生存力、坚韧不拔、精明的象征。

黄色的反面象征意义在中国主要与腐败堕落、色情联系在一起,如黄色工会,黄色小说、黄色电影、黄色照片、黄色音乐、黄色报纸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重商主义使得黄色的身价又开始回升。因此黄色象征意义的变迁是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分不开的。

六、颜色在政治运动中的象征意义

在近代政治运动中,颜色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如下:1. 用颜色象征某种政治倾向,它不受语言的限制,没有国界的限制,具有普遍性和通俗性。2. 颜色作为表达形式不受公众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受技术的限制,因此使用极为广泛。3. 用颜色在公众场合宣扬政治主张比用语言手段更直接、简便,因为语言手段必须按一定的语法和语义规则组合成句子或篇章才能为人们所理解。4. 颜色作为象征手段比书面语言表达形式带有更厚浓的感情色彩,具有显明性和强烈的感召力。

在前文提到的五种颜色中,政治含义最丰富的颜色要数红色。红色象征着革命,如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起义将士均戴红领带,以此公开表示投身革命。

红色在德国也是革命的象征,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象一声霹雳传到德国,红旗作为工人运动的标志飘扬在德国的土地上,法兰克福和柏林游行队伍中除了黑—红—黄三色旗外,游行还打着红旗;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成功后,红旗又迅速地飘扬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街头上。这年的10月和11月,基尔、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哗变的水兵在舰艇上升起了红旗,柏林皇宫和勃兰登堡城门上红旗招展。

红色象征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红色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增添了新的政治含义,曾脍炙人口的政治口号“又红又专”中的“红”指的是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在“文革”中,红色又有它的特殊的政治内容,如“红太阳”、“红卫兵”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红”则象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联邦德国以红色为政治方向和政党标志的是社会民主党。随着政治纲领的改变——从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全民党——社会民主党的红旗逐渐地从自己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曾是德国工人运动标志的红旗的象征意义在人们心目中渐渐淡化了。红色在联邦德国更多的被视作极左派和左派恐怖分子的标志。

与红色相对立的白色在我国则是反动势力的象征。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被称为“白区”,国民党军队被称为“白军”,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象“白区”、“白匪”、“白军”等政治词汇已很少使用。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白色被赋以新的政治内容,与又红又专相对立的是“白专道路”、“白旗”等等。

白色在联邦德国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但是白旗作为投降的标志在各国都是通用的。

黑色也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在德国,黑色作为抗议的象征出现在起义和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在1849年德累斯顿起义和斗争中曾打出过黑旗;1928至1930年,什列斯威豪斯坦省农民为抗议粮食暴跌打着黑旗示威游行;1962年、1963年和1981年3月,德国农场主为反对联邦政府的粮食和价格政策举行抗议集会时,也升起过黑旗;此外,在抗议河流污染、1966年反对关闭鲁尔区矿井、1988反对紧急状态法的示威游行中都出现过黑旗。

在近代,黑色作为法西斯的象征颜色而达到顶峰。黑色作为法西斯运动的象征始于意大利。意大利法西斯准军事部队穿的是黑色衬衣。欧洲一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也竞相效仿。希特勒党卫军的制服也是黑色的。

在我国“文革”中,黑色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标志,如“黑线”、“黑

帮”、“黑司令部”等。

在联邦德国,绿色象征着以政治形式组织起来的环境保护运动。西方世界的绿色运动的兴起显然是以反对环境污染和维护生态平衡为起点的,但是事实已经表明,以绿党为首的绿色运动的“绿色”一词,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在生物学上的含义,在这里“绿色”是区别于“红”与“白”或“黑”而言。因此,德国的绿党是介于左和右之间的政治组织。在我国绿色无任何政治意义。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颜色在两国政治中的象征意义区别很大,其原因是两国的历史不同,作为颜色象征意义基础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现实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责任编辑 车 英)

《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由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武汉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联合举办的《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研讨会,于1994年4月9日在我校召开。研讨会由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小岩教授主持,我校常务副校长侯杰昌教授到会致辞,社科处陈广胜处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王忠祥教授、秘书长戴安康教授、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杨余森教授出席了研讨会并讲了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外国语言文学专栏编辑应邀到会并就该译著的艺术成就和写作特点等方面作了发言。参加研讨会的代表还有来自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共计20余人,北京、上海、山东的部分阿拉伯文学研究工作者也给研讨会提交了书面发言。

《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是由我校青年教师李荣建翻译、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发行的。该译著一出版便引起了巨大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英文)等报刊就此做了专题报道和评介。在研讨会上,李荣建向与会代表汇报了自己翻译《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的过程和体会。

研讨会发言热烈,与会代表一致高度评价李荣建在翻译及阿拉伯文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认为《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的出版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领域填补了空白,为阿拉伯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一部较好的教材与范本。

(丘 沙)